

总是想得太多

沉默的歌唱 ◆ 戴蓉

本埠生活录

女知识分子 ◆ 石磊

读她的文章很久了。她的新书封面以蓝为底，图案是雪白的，端肃得像开学术研讨会。一团晕黄的光，来自一个现实生活中已不多见的卡口灯泡。白袍女子背手而立，头顶几只白鸽飞旋。她的侧脸恰巧被一只鸽子挡住，看不出悲喜。赤着的脚一只贴地，一只踮着，脚边一张空凳子。这是她吗？在黑夜里，皎白的身影如此触目。

其实我是不太怀念往昔的人，当年最后一次锁上大学寝室的门转身下楼，心里并无伤感，门外阳光亮烈。可是一边读她的青春自白书，一边总会分出心去，想起夏日夜晚在女生楼的水房洗冷水澡，凉水兜头浇下来，头发洗过仍是湿的，皮肤却微微发烫。没有喝多了的男生扯着喉咙唱“你知道我的迷惘”的校园，毕竟太寂静了些。虽然年轻人也许并不懂得真正的迷惘，他们还相信眼前是光辉岁月，而人总是年岁渐长，才明白人生的大困惑的。不复当年，突然忆起彼时自己面目清晰

神采奕奕，犹如诸神尚在天庭。

流丽铺陈的文字我也欣赏。例如在冬日的午后，看一位拥有宽阔庭院的作家，细细描绘自家园子里的红蔷薇，细致娇美红配绿的藤生植物，如何代表了大雅大俗的生活。然而，能让我悚然惊动的，依然是她那样桀骜动荡的魂灵。她写外省人漂泊到大城市，“初获自由迸发的生命力与灰色现实间的较量，像一个大力士被捆绑，麻绳深深勒进他饱满发达的肌肉中。”无法更确切了，言语却这般直白俭省，像一个炉火纯青的歌者，摒弃复杂的配器，省略华丽的前奏，放下矜持和做作，用一把平缓的声音清唱一首简单的歌。听者的世界突然寂静下来，胸中的一口热气升腾着，渐渐化成了眼睛里的水雾。

这个习惯沉默的女子写道：“文学，在你的每一个障碍、每一个心灵的黑暗深处、每一个安全感被抽走的绝望之地、每一个痛苦激烈的狂暴灵魂里。”她相信沉默也会歌唱。

让思想拐个弯

大年三十 ◆ 顾土

都市 专栏

周刊 第385期

大年三十是我们最珍惜的日子，这一晚要全家团聚，要吃年夜饭，还要放炮竹。

在我的记忆里，大年三十曾经还是个很辛苦的日子。我还是少年的时代，年三十那一天，购货本里的限量供应食品如果仍没买到，父母就会着急，让我们兄弟几个赶紧分头排队，每人计有花生半斤、瓜子二两，每户则有香油半斤、芝麻酱半斤、粉丝两斤、花椒二两、木耳二两、黄花二两、大料三两，还有豆腐、豆制品，数量不等。所以一大清早，就赶在副食店开门前加入排队的长龙，寒风凛冽，面对数条长龙，我们缩头缩脑地上前打听：叔叔，这是买肉的吗？阿姨，这里是排买鸡的队吗？请问，买豆腐的在这里排吗？其实，我们不过是在家门口排

队而已，许多叔叔阿姨远比我们辛苦，他们从除夕前就踏上旅途，有的人估计年三十上午还坐在火车上颠簸呢。那时没有农民工返乡这一说，只有探亲的大军，探亲大军中的很多人都属于分居两地的夫妻，分居两地在当时是日常生活的一景，一分就是几年、十几年。与如今的年轻一代讲当年的夫妻分居两地，犹如说天书，回答总是：干嘛要分居两地，是感情不和吗？干嘛要分居两个城市，两人搬到一起不就得了！看来，夫妻分居也应该写入词典，甚至编一部历史了。

到我读大学的时代，大年三十是我看同学们辛苦的日子，终于买到票的同学，已经坐上硬座早就回家了；没买到票的，正愁眉紧锁，打算除夕之夜在火车上过呢；还有那

些根本就不准备回家的，枯坐在那里等着吃晚上学校预备的饺子，实际上心里还是惦念着家乡，究竟是何滋味，猜也能猜出来。

再往后，农村进城的，城市间互相游动的，与日俱增，迁徙成为家常便饭，春运自然成了年三十前的主要话题。好在回家的方式已经多种多样，不再仅仅是火车硬座和长途汽车这两项了，有人买软卧，有人乘坐高铁商务座、一等座，有人干脆直接买了飞机票。无论坐什么，许多人依然将大年三十视为无比重要的日子。前些年一位家在哈尔滨的朋友，年三十前什么票也买不着，情急之下，竟然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从北京一直开回家，除夕夜7时前推开家门，虽说花了年终奖的一多半，但能赶上全家团聚，他说认了。不过，那位司机，为了挣钱，就只有舍弃团聚的日子了。

如今有多少人不再选择除夕团聚，我没计算过，反正在我的周围，那些儿孙远在异国他乡的人常常只有老两口共度大年三十，因为人家那里也不放假，总不能老叫晚辈为了大年三十请假吧。

诗歌口香糖

无题(385)

◆ 严力

➡ 羊离不开羊群
而羊群的形状
可以如云朵般
在天上飘逸

➡ 时代的最强音经常变调
但改变不了贫富依然以
古旧的乐谱演奏

➡ 语言经常在走到头之后
只能插科打诨
因为更多的神秘
在表达的范围之外

➡ 酒是文明的产物
也是非文明的最佳推手

➡ 从审美的高度往下
比往上更容易欣赏自我

➡ 天一无际
地上的不蓝也是一望无边

繁华与寂寞

作家之夜 ◆ 赵波

那天晚上很奇妙。一队作家在厦门之夜聚到一起。

白天我们在书店做马原的新书发布会。然后一起吃海鲜晚餐，北京出版社来的闵小才女像一只拿着沉重相机的猫，须一瓜还有厦门当地的作家诗人，麦子请的客。

我和马原上海北京的旧识，已经很多年没有遇到了，他大谈他在一个黑黝山开辟的一个新家园。好像在云南版纳那边，风光好，有山有水。

饭后就去了鼓浪屿轮渡，照旧是很多人。住在鼓浪屿的人受得了游客的骚扰吗？一群一群的，永不间断似的。

我第一次走在夜晚的鼓浪屿巷弄里，绕过赵小姐等热门小店，我们走在老街和防空洞，几乎没有外人了，于是在防空洞里鬼哭狼嚎故意叫着听回声。一路经过基督妈祖之类的宗教贴招牌。

五湖四海，却似有一线相牵，聚在不是自己的故乡，互相初次见面也不陌生，微信微博已经让彼此相互了解，这样的感觉还是拜现代科技所赐，空间和时间的格局变得如此奇妙立体，缘分啊。

拜访了一个女画家的工作室，就在一片高地的上面，院子里可以俯瞰整个鼓浪屿，可惜是晚上，只有

灯火。还在一个杨桃小院子里坐下来休息了片刻，马原高大，坐在那里就好像是代表作协领导开会，好像说了鬼故事，静下来时，树上有杨桃果子掉下来，声音恰似特效配音。

有时候人的相聚很奇怪，山南海北的，新疆的，西藏的，江南的，聚在厦门，前些天我还在书店为厦门对岸的台北音乐人张四十三做了一个音乐分享会，张先生是创办台湾角头音乐的，做过老师出过无数唱片，推出了陈建年等一系列台湾原创音乐人，到底台湾和厦门近，张四十三的音乐分享会把不在书店的三楼空间挤爆棚了。我还和张四十三去电台做了两次午夜节目，他谈音乐我谈文学情感，记忆里那个男主持人鸿利很温情，一边做节目一边还在鼓浪屿开一家卖花生牛轧糖的小店，走的时候作为礼物送给了我。非常香甜。

所有美好连同那个鼓浪屿的浪花，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就叫厦门。

事情，女子确实比较吃亏，男人就好办得多。硬汉风格的知识分子，一向风靡大众，动不动就振奋人心半个世纪。

遇过的女知识分子，大多，有一种狠劲，或内，或外，或由内至外，总之是狠，这个绝对是我国特色，惊人一景。有的是言语铿锵，说一不二，长江黄河，滔滔不绝，比男人狠得多。饭桌子上一开口，若是一枚女知识分子独唱，还算有数，人人默默噤声低头听训就是了。若是不幸，有两三枚女知识分子同台，就完了。一枚领导训话风格，开口先是各位，然后今天，接着我们要相信，云云，举杯复举杯，吃力得苍茫。一枚大内秘闻微透风格，狠辣之外，还带一缕满腹阴鸷。再来一枚挥斥方遒指点江山风格，隔着巨幅的圆桌子，直接点着你的戒指嘹亮问话，这个东西，什么牌子的，

几克拉？几钱？一餐温存小饭饭，演练成浩浩荡荡泰山压顶，可怜再好的饭食，亦无法力挽那种狂澜。我想了久久，最后无奈想通，darling，那种狠，是长在气质里的，要拔掉，总是百年大计了。

如今的女知识分子，人人都知道，出门见人，要穿得好些，然而，人生莫大难题是，穿得好，不等于穿得体面。赴个晚餐，一步踏进华丽包房，看完第一眼，常常是，厌食的心，我都横生了。她们好像都是爱穿大牌衣衫的，穿得咬牙切齿杀气腾腾，可惜，穿衣这件事，爱拚不见得就会赢。

我是真的困惑，我们还会再有黛玉宝钗那样的女知识分子吗？伍尔芙，杜拉斯，费舍尔，撒切尔夫人那样的女知识分子，我们会有没有？几时会有？今生今世，不知有没有这个幸运，领略一二？

钢笔画世界

2016年世博会举办地安塔利亚海滨

杨秉辉 画\文

安塔利亚在土耳其南部濒临地中海，其面临之海湾即名安塔利亚湾。安塔利亚依山傍海，有绵延的海滩、悠长的林荫道，地中海和煦的阳光洒落在这个滨海的城市中，有轨电车叮咚驶过不宽、但也不挤的马路，老人们坐在街边喝着咖啡或是土耳其茶，人们过着安适的生活。看这座城市的大概情况有点像我我国闽粤一带的大中型城市，不过似乎更安静些。市郊有一大片空地，有掘土机作业，2016年将在此举办世界博览会。

西南的琐事尘语

一路上都有茜茜 ◆ 浩尘

在奥地利、匈牙利这一带转悠，一路都有一个女人的身影萦绕在周围，那就是茜茜公主。作为奥匈帝国的皇后，这一片是她传奇故事的发源地和酿造土壤。

对于中国游客来说，近现代关于欧洲皇室的关键词——哈伯斯堡家族以及王朝，并不是什么有名的典故，但拜早年由罗密·施奈黛主演的《茜茜公主》三部曲的影响力，茜茜是几乎每个中国游客都耳熟能详的名字。

我已有点记不太清到底去了多少个跟茜茜相关的地方，有作为正式居住地的维也纳霍夫堡皇宫、夏宫美泉宫、皇帝弗兰茨送给茜茜的别宫 Hermesvilla，匈牙利布达佩斯附近茜茜的行宫哥德勒宫……

在匈牙利，横跨多瑙河连接布达和佩斯的有好几座桥，其中一座叫做伊丽莎白桥，又跟茜茜有关。这座桥是为纪念 1898 年遇刺身亡的茜茜而建的，桥名让人终于想起茜茜的大名，伊丽莎白·阿马利亚·欧根妮。现在，茜茜的巨型铜像就安放在这座桥布达这边的花园里。

就是走到小地方，冷不丁地，茜茜又出现了，到了奥地利的一个小镇，伊舍尔，我们导游说，就在这里吃午饭哦，太有纪念意义了，这里是茜茜和弗兰茨钓鱼邂逅一见钟情的地方。后来我看我的朋友葱葱关于茜茜的系列文章里有讲到伊舍尔

这个典故，葱葱说，这是电影杜撰的，没那么回事。弗兰茨对茜茜一见钟情是没错，但就发生在皇宫里，没有小镇溪边钓鱼邂逅这个浪漫的桥段。葱葱是定居荷兰的生物博士，业余时间喜欢写东西，特别爱好欧洲皇室八卦，对此题材颇有研究。

不管有没有这个八卦，就伊舍尔本身来说，是个赏心悦目的小镇。我和朋友们在 2014 年 10 月的某个中午在此午餐，沿着溪水边的道路，走进山坡上黄绿色彩搭配的精緻餐厅，一落座，灰蓝的远山和深蓝的天空，随着阳光一起扑进餐厅的落地窗里，随之端上来的食物也因此熠熠生辉，似乎好吃了许多；窗外，是黄叶纷纷的茂密丛林，一条铺满黄叶的林间小道盘绕绕行，行往不知所终的远方……去过欧洲的人都知道，欧洲小镇就没有不美的，伊舍尔当然也很美，但其实不算秀出于林，但是，因为电影的传播，便跟茜茜拉上了关系，于是较之其他小镇，伊舍尔多了一份绮丽曼妙的意味。

我同行的女友有茜茜迷，全方位 360 度无死角地维护其偶像。所以，我一路上一直都不好谈论我对茜茜的看法。

我很喜欢罗密·施奈黛，但喜欢上她的原因并不是最早的《茜茜公主》，而是她中年的代表作品《老枪》。说来我真是一个骨子里相当严厉的人啊。